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講義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知瑞州日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韓子犯之而世恠且罵柳子厚所謂惴惴然而不敢也某承乏此邦其於教化號爲有一日之責盍嘗告朔而履乎學宮得聞諸君之所授受者而親陟臯比與逢掖講師弟子禮則僭之爲尤書堂有事乎先賢諸君不鄙而固以請則雖寡陋夫焉得辭某初被命來守嘗啓政路曰古之爲諸侯先政化而後簿書期會世之不淑乃倒置此則相與病夫風



俗之弊而士行不立且傷夫教道之義廢而未有一救之也固嘗有及於君子德業之義而重反覆焉輒誦所聞并繹其旨與諸君茂明之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脩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於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

則愈克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脩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間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脩以至於無一辭之不脩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於外者上言進下言脩業之脩所以爲德之表也上言脩業下言脩辭辭之脩即業之脩也以進德對脩業則脩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

爲言辭發於文則爲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岐爲
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
文能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
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脩辭立誠之謂也未有
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
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擷撲不碎觀德者只觀
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
禦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苟爲之哉
嗟乎聖學浸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
謂之大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

遁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於其心而害於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爲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奧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於文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歛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脫空誑謾先儒謂這様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爲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止可借爲議論之助而使之實躰之於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

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真實也豈以資人之口躰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棄浮僞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於惡而不知反者既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於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汨沒而墮於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於波頽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於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議為而一日警省欲於誠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

胡桃皮公給其女兄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腳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溫公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櫟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造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遊之久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媿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爲人僞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

無所藏於中自將銷磨泯沒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橫妙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於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然學者其自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乾之君子以至於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

不覺而陷於人僞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
求自拔於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斃

熙明殿進講敬天圖周易賁卦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
往天文也文明以正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

臣聞賁文飾也色相間則成文故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
柔相間所以爲賁賁離下艮上離之躰中以一柔間兩
剛是柔來文剛艮之躰上一剛乘兩柔是剛上文柔
使獨剛獨柔不相爲用則不成文矣此言賁之卦義也

天之文爲二曜五行象緯交錯故曰觀乎天文此言天之賁也人之文爲三綱五常倫理次序故曰觀乎人文此言人之賁也以上像易象大意臣竊窺先皇帝作圖之旨以敬天爲名其於賁卦實摘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一條臣謹按圖義而爲之辭臣竊惟天一積氣耳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發見處有光彩便謂之文然有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爲證不一莫不以人事爲主時時世也彖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時變蓋常變雖麗於天而所以常變則係於時人君一身所以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吾身

無失政一有變焉咎卽在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曆家筭日食云某日當食幾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消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天雖有變而實制於其時又如旱魃災也才側身脩行則爲之銷去熒惑妖也才出一善言則爲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凡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爲之圖以便觀覽且恐懼脩省焉聖明知敬嚴父之圖卽敬天在此矣嗚呼曷其柰何不敬

此先生兼崇政殿說書日講篇也講篇非一如講詩

之定之方中一篇諷當時脩繕事今亡其辭云道體
堂謹書

行實

先君子革齋先生事實

先君子諱儀字士表生嘉定乙亥八月二十四日寶祐丙
辰五月二十八日歿于京次年九月九日封于鄉之佛原
嗚呼天乎仁者壽有德者祿先君子乃止是邪不肖孤上
累先君子久于旅飲膳醫藥失節用速禍非天實不德有
惡子至此釁戾丘淵身百莫贖柴骨樂心不自意偷視息
至今日得黽勉啣大事猶瀝血苦塊以字先德嗚呼尚忍

言之先君子嘗考次譜系文氏繇成都徙吉五世祖炳然
居永和鎮高祖正中繇永和徙富川魯祖利民妣郭氏祖
安世妣劉氏考時用妣鄒氏繼母劉氏世有吉德鄉以君
子長者稱一是方寸留耕于子子孫孫先君子嘗言滯學
守固化學來新一革字志常佩人皆稱革齋性愛竹依
竹闢一室傍竹居或稱竹居不肖孤聞之諸父先君子幼
穎慧器質端重進止如有尺寸書經目輒曉大義越時舉
全文不一遺見鄉曲前輩必肅容請益暨長天才逸發志
聞道嗜書如飴終日忘飲殮夜擎燈密室至丙丁或達旦
黎明挾冊簷立認蠅字不敢抗聲愕寐者人雖苦之甘焉

蓄書山如經史子集皆手自標序無一紊朱黃勘點纖屑
促密靡不到至天文地理醫卜等書游鶩殆徧手錄積帙
以百揮汗呵凍弗斲鉤引貫穿舉大包小各有條間質難
疑剖析響應某事出某書某卷且指數以對爲文發待滿
無不的中機軸必已出命意時娓娓談他事若莽於尋繹
一援筆雲行水流無凝滯中年文氣益老拾汗漫歸諸約
不峭峭刺日有溫醇渾厚之風焉間居侃侃春意溢出顏
面蚤事祖盡敬祖母優游暮齒視藥膳卧興扶持華髮鍾
愛父嚴母慈侍夙夜省燠寒一出忱意不視顏色爲蕭愉
事繼母篤至始終無纖芥間一家氣象藹如和風鄉黨稱

孝於宗族厚待季父削藩町悲忻同情季父歿不幸子病
廢經紀其家撫幼姪等已子疏從遺孤振翼之俾蒙于成
闢居居無居者歲時衣粒各有節度嘗謂宗族一本誼不
得不恤愛范文正公義田記規模次第曰吾得志當放此
行之親媼孤貧者哀矜勞苦撫字無遺力喪不克理辦之
棺至已所服用捐以歛雖在疏末次序情文各惟其稱與
人交好大躰不爲細家迫速戶外屨日滿絕甘分少無疏
密皆被和氣交誼天至聞貧困患難赴急如不及忱意感
人有臨終握手歛歔流涕託之以孤者歲大比凡與大夫
待博士選者皆有約首誼綿數科間不能與自捐貲籍其

名暨充賦就奉爲助約所不及以意告傾已有爲行資至
貸以應誼聲錚然對人氣語和易鄙夫窶人亦曲加體接
無一失聲氣去里有蹈非夔悉忠愛援誼開陳聞者感動
見後進片善獎予不容口孜孜誘掖如子弟給餼數畝畊
者多不輸寧令負已不忍直于有司蒔園漁池相倣無一
償亦不較間嗤不武則曰彼貧且殆吾柰何攜之有竊負
其貲去旣而困還不惟不加責恤其人終身將作室索木
齊垣時癘死多露骼惻然曰吾可無居人不可無歛匠棺
惠貧者歲賑饑隨所有不給至市粟以應顛連無告過目
輒怵惕隨力爲謀一日讀書至晏子敝車羸馬事愀然曰

使吾族吾親吾鄉人休休有餘至願也惜嗟再三家居門
蔭茂木暇日相羊芳陰間雅嗜茶煎淪多手出時邀朋遊
文字語移日樂極浩歌縱奕視世間融融泐泐不介胸
次性凱樂惟恐拂人事經然諾雖不利於已不悔一言話
傾盡肺腑無留截應酌一切任真事不可直濟或道以詭
御寧事不濟不爲耻已勝語及不平辭和氣舒無忤色有
以欺心至知其私不發且無章於人欺者多愧悔感泣人
皆嘆爲有德君子謂當於古人中求之誅者曰我公之德
言矩行規世智黃間我心坦夷市利血刃我範驅馳生平
所爲事皆可質鬼神而無疑嗚呼是得其槩矣始天祥兄

弟幼且長先君子不疾其不令昭蘇蒙滯納之義方日授書痛策砮夜呼近燈誦日課誦竟旁摘曲詰使不早恬以習于弗懈小失眠即示顏色雖盛寒暑不縱檢束天祥兄弟慄慄擎檠水無敢色于偷自此名師端友招聘仍年至時先疇給費久之室罄力弗逮廼率天祥兄弟葺脩于竹居陳所裒籤軸俾挾精剔華鈎索遐奧董綱要竟日夕弗倦雖貧浩然自怡有未見書輒質衣以市得書注意鑽砮又以授天祥俾轉教諸弟繇是程督益峻書警語徧窓壁如三尺在目見爲文章撥斲正氣輒不懌必維以法度天祥兄弟奉嚴訓蚤暮侍膝下唯諾怡愉不趨師友或書故

吾伊或歛襟各靜坐潛諷或掩卷相與戚嗟人情世道此
時氣象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下之樂莫加焉歲乙卯天
祥壁俱叨與計偕時仲弟霆孫年十有六未試墨于窓曰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竟以疾先撤棘一月
卒先君子及是擊涕竚眙悒悒痛悼天祥壁將進禮部欲
董于征顧先君子哭子方新天祥壁復去左右恐益重哀
出可寬襟抱且旦夕定省得不缺不敢辭以膈月望行次
年天祥壁俱僥倖奏名夏五戌戌廷對踰挾先君子病暑
授涼劑立甦方徙一靜室規便攝理甲寅集英賜第天祥
以不肖冒首唱歸拜寓館移時之期集所越一日聞疾復

侵告于朝不俟命亟去侍藥省劄下玉音給假三日時先
君子雖病神色不改視脉者聚伺變候僉曰無虞戊午向
申忽病革進藥卻弗服曰度吾不能起此疾汝兄弟勉之
天祥壁震怖號慟請命于天祈促齡壽親筭不獲命椎心
禱呼冀殞滅以代又不獲命入夜寂然而逝嗚呼痛哉嗚
呼痛哉厥明畿漕問于朝朝命官吏來治喪事六月庚申
朔天祥壁奉柩出國門裊歸鄉士庶人無不失聲痛嗟路
祭巷哭以返于先廬時七月癸丑也嗚呼先君子一至此
邪不肖孤二十有一載第方冠且髻承顏菽水歲月幾何
天乎不使終養而感之于中身邪慘焉逆旅睇親舍越在

二千里外天乎不使終于正寢而忍至於客歛邪往時征
衣拜堂上舉觴飲餞親賓祖道外期嚮何許天乎遂以是
爲求訣邪天祥璧奉貢刻時先君子已哀仲弟不見孰謂
方階祿釜先君子纔見而禍遘作天乎天祥璧何以竊第
爲邪嗚呼不肖孤事先君子不孝奉起居無狀有疾病而
闇不知不能積愆衷臆倉卒無以動天聽罪生不贖背血
被面摧決肝胸顛顛躑躅裁以必死顧屬續一語忍痛受
命不敢不勉恐無以祗訓于前人以忝盛德廼相宅兆筮
曰吉排土濡涕墳以竣後將奉躰魄安焉嗚呼渺音容隔
幽陰終天而止矣先君子妃魯氏今男三人天祥璧璋女

三人懿孫淑孫順孫遺墨有寶藏三十卷隨意錄二十卷
痛惟先君子利澤不施于人名聲不昭于時匪石遺德恐
久遂沈泯天祥不揆不孝哀錄事實沈痛刺骨荒忽慙愧
世有大手筆能表章幽潛光昭于無窮稽首百拜以請

知潮州寺丞東巖先生洪公行狀

東巖先生洪公益陽巖先生文毅公族諸弟也文毅公以
孤忠遺直著聞當世其平生言論風旨講切上下公未嘗
不在其間文毅公屢召不赴公浸嚮用輒落落不合去時
論稱爲二洪文毅公既沒泉南文獻之望盡屬公識者謂
文毅公未爲者將有爲也而公又不及大用以死天之生

才倏忽代謝安得不深慨於此叙次行事諗諸方來門人之責奚以辭公諱天驥字逸仲自號東巖世晉江縣人嘉定戊辰七月庚戌公以生生有異質沈靜專一自少講求微言通念曉析乃已故於經史諸子百家之辭無不貫串文章自成一家以紹定改元薦于鄉名聲振一時學子踏門願求模楷者日衆公坦明夷粹專以宿於道爲教逮事王太母一夕疾甚殆公不解帶不交睫至剔股肉雜湯藥進公一念之切通于神明然終身不以語人登淳祐七年進士第初筮邵武軍建寧縣尉發擿姦伏當官無所回撓時有劫寇王若曾嘯聚千餘人騷動兩路諸所委捕多畏

沮公奮不顧身提兵擣其巢一舉空之僞造成風爲楮幣
蠹公密設方畧動中肯綮李若聶凡三大黨與無不各就
縛薙獮之石壁胡公穎秋崖方公岳交章以公善狀聞于
朝十二年循從政郎調連州推官未上寶祐改元旨差監
惠民南局四年較藝南宮公考鏡詳密精力不間晝夕所
賞拔士多根柢理致當時號明有司公雖浸近周行然無
所附麗恂恂侃侃望之山立徐公清叟吳公燧馬公光徂
顏公願仲俱剡上其能將用矣會有言者徒步西歸泊如
也六年淮閩擇士自從首辟致公爲屬景定二年通班授
宣教郎知廣州香山縣至之日以教養人才爲第一義脩

復大成殿明倫有堂主敬美身賓賢登俊有齋皆捐俸入
爲之歛不及民其爲政一裁於義俗譁健戢其尤桀黠者
曰此囚牙訟師去則吾民安矣邑以大治洪公勲趙公汝
暨雷公宜中及倉憲交以邑最上咸淳元年轉奉議郎二
年差監行在樵貨務都都茶場四年吳公革馮公夢得趙
公順孫劉公黻皆以吏才爲薦差監都進奏院轉朝奉郎
馮公時爲刑侍及戶侍劉公應龍交委以書擬本部文字
公皆樂爲知已盡于時上即位逾年初政新美公輪當陛
對宿齋豫戒異積忱意悟上心取虞廷君臣時幾之說寓
規焉其一曰君心勤怠之幾二曰人心離合之幾三曰君

予小人消長之幾四曰中國外夷強弱之幾及宋文公天
理人欲之辨首尾二千餘言其辭諄復懇切深刺膺髓玉
音嘆美又言泉有屯戍左翼一軍乏興之害米舟搜糴生
變之虞而朝廷籍沒翁林二氏之田可歲得穀萬斛以紓
戍卒兩月廩食或有不濟寺院及單丁往持令本州覈實
區處併撥爲軍餉之助餉足則糴寬糴寬則米通民永無
貴糴患矣朝論翕然以爲論事有陽巖風除大理寺簿五
年轉朝散郎知潮州公之在潮也視民事如家視敝政如
已疾捐金以裕學廩傾困以粟饑民梁川以利病涉知無
不爲爲無不盡潮與漳汗接壤塩寇輦民郡聚剽劫累政

以州兵單弱山徑多蹊不能討公應變設竒降者相屬又欲於接境置屯多者三百人少者二百人犄角爲援郡爲創樽節庫以贍之具有條畫悉以言于朝并下之漳汀放此且嚴保伍之令以澄其源大抵公智慮深達如宿將持重而規畫綿絡不以鄰爲壑也又潮有護田舊堤多嚙於水馳俸與民築石爲堤民號之曰洪公堤且刻賦頌其旁曰此我公東巖生佛所爲也去之日垂髫戴白者擁車下不忍去公雅意林壑至是則曰吾可優游樂吾真矣九年得旨主管華州雲臺觀公時益暢於詩數與嫺族觴詠從從容而學徒有志於考德問業者多授以外聲利及終身

受用之要暇日登臨徜徉愛南安之間風氣明秀取所謂
小陂山者曰樂哉斯丘我死則塋焉預飭美櫛治壽藏澹
然塵外蟬蛻之意十年正月公始屬微疾即乞以本官生
前致仕八日忽索水自浴衣冠休于正寢條然而逝嗚呼
若公者可謂落手足而不亂其風流篤厚真足以追配文
毅公於九原而無忤者矣某於公之門實丙辰省屋諸生
戊辰之春待罪中朝論日拜公床下矣未及而去國然於
公之踐脩出處之槩蓋心識之共惟穆陵豐芑菁莪之澤
涵育天下天下士蠕然勃興溫陵邈在海隅人物相望陽
巖之氣節煥發乎其前東巖之抱負翼承乎其後使二公

誠得盡展拓又未知孰後孰前也嗚呼今復見斯人哉魯
祖遇妣陳祖德明妣李父伯道贈宣教郎妣陳贈安人元
妣陳先二十六年卒贈安人繼趙封安人先三年卒子男
應午應申應壽俱業進士女四適胡登龍丘公賜王毓奇
一尚幼應午力學克肖收拾公遺稿若干卷曰東巖集藏
于家將以是年十月己未奉治命以塋趙安人附殯應午
千里貽書俾某狀行姑序其本末以俟立言之君子謹狀

墓誌銘

知韶州劉容齋墓誌銘

咸淳四年四月十二日容齋先生劉公元剛卒于家年八

十有二先生官至郡守死之日幾無以爲歛附於身者稱
家之有無鄉黨之士莫不高先生之風而哀其志焉其邑
子文天祥與人言欵歔慷慨重懼前輩言行久遠沈湮無
以訓來者會其子昌孫以先生狀來請銘某雖不敏其可
以辭先生字南夫一字南強世爲吉州吉水縣人治毛氏
詩早爲鄉校知名士嘉定十年入太學後六年登進士第
授迪功郎信州永豐縣主簿陞從政郎調靜江軍節度推
官丁外艱服除差江州教授兼瀟溪書院山長自故丞相
董公槐今丞相江公萬里以下舉親民五真淳祐五年班
見以通直郎知撫州崇仁縣縣政以理民以佛子爲謠先

生奉母夫人在官間日與其弟自提板輿相率爲娛邑人化之以憂去十年通判鄂州以磨勘轉奉議郎承議郎董丞相當國入爲左藏東庫時將薦先生試館職會董丞相去不果初東庫日進會子紙若干丁丞相以趣辦爲才風有司頓增十萬先生以職力爭忤其意展磨勘兩年出爲秦州添差通判景定元年某月差知昭州皇上登極轉朝奉郎適郡當次稱疾不果行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居一年再任自江上平兀權奸用事所擯斥朝廷獎拔殆盡時論以先生爲屈未幾詔還磨勘月日駸駸何用而先生前一月逝矣嗚呼豈非命邪早刻意詞科書無不讀其餘

佛老精言亦各深到平生居官所至清謹家無餘貲蕭然
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字相繼于門先生誘掖懇懇不啻
父兄之遇子弟尤工爲文章雖遊戲之筆鮮不竒古江湖
之士得品題一語足自表於其徒與人盡恭應接終日無
倦意客至雅言之外談玄演空聞者徃徃忘去世人以聲
利爲門戶先生惡之如惡惡臭登第垂五十年郡縣官吏
知敬先生不見其可畏出入不設車徒間步行井陌中不
以爲苦甘心屢空以至死而不悔噫此真所謂善人長者
矣曾祖致道妣周氏祖圭妣李氏考次朔累贈至奉直大
夫妣陳氏熊氏俱贈恭人妣涂氏先十六年卒贈安人子

男三人昌孫其長也次信孫愚孫皆蚤世女長天次適太
學生陳應發又次適進士胡淵孫男一人洵武女一人許
適龍氏以某月某日塋某縣某鄉某里之原遺墨有詩書
孝經論語孟子演義若干卷詞科類稿若干卷客齋雜著
若干卷家庭謾錄若干卷任左歲日以孝經論語孟子演
義上進有旨降付資善堂銘曰
文彪彪德恂恂貴如單
門死如齊民約而家豐而身我作銘詩永懷古人

義陽逸叟曾公墓誌銘

公諱珏字天錫號義陽逸叟天祥外王父也天祥不肖賴
公教誨由記事以來周旋三十年於公無所不知蓋至於

其處死生之變然後知他日觀公者未盡而公誠有大過人者焉嗚呼異哉公性穎悟志不樂凡近讀書百家雖涉獵靡不通達所自得往往於佛老氏其見之服行敬恭神天一言動不輕口不御肉月常十四五對人敷闡玄寂四座輒悚然傾聽最後遇異人與語幾欲棄人間事求長生之術年踰六十始聞正學恍然自失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講採幽眇頓改吾意既卧疾服藥外無所問戒左右勿以巫祝從事間祈禳厭勝揜公不知公覺輒撫床怒呼病且久骨立如束聲吐精爽不變異猶足支歲月一日召天祥至公乃鈎稽卜筮指諸掌曰今日老夫當訣故今爾來

時聞命震愕止公勿易言公曰吾豈不省事哉形神合則
爲人吾形憊久矣今腰足如斷心火益燥神且游散居常
謂不識死死則如是又曰始吾崇信異說今且死日中無
怪見顧二子令必不爲佛事周身一切雖絲縷亦公所處
分殯宮哭位與凡喪葬祭具有成說天祥弟璧任京府尹
椽公口授數十言令爲書遺之強起字紙尾句讀筆畫曾
不顛錯集諸孫各付謹飭語令羅拜床下辭去衆泣漸揚
公曰死生如晝夜不足多憾麾止之索酒飲之三連三言
曰吾真去矣聲脫口而逝嗚呼陰陽魂魄升降飛揚氣之
適至雖夢寐莫適爲主公幽明隔呼吸而從容若此世能

言死者不少此非嘗試事臆度料想靡所依據公去來一
息實天祥所親見道之粲然莫此深切嗚呼異哉嗚呼異
哉公事父母孝待族姍以厚與人交久要不忘個儻尚義
不事生產作業側隱貧困能推食解衣議論剛正好面折
人不藏怒宿怨有古君子之風焉公有子有孫早授家政
天祥既奉偏慈迎公就養居數年甚適間出徐步幅巾野
服人羨其優游公亦論文賦詩圍棋命酒自謂天壤間陶
陶人也得疾於景定辛酉二月九日始復正寢歿之日壬
戌二月癸丑得年七十有二曾氏世家盱江徙吉之泰和
梅溪族號長者曾祖邦寧祖知和考昌權妣張氏先公十

九年卒子二斐榘女四適錢光延康師頽子天秩其仲天
祥母也孫男六端孺淳孺文孺俊孺良孺明孺女一適郭
沫魯孫甫申以次年九月丙午葬吉水縣永昌鄉藥陂之
原成公志也初公先世重卜葬葬師講張爲幻封鬣無定
居公憮然曰吾詎忍吾先至此吾不可自求之乎乃從兄
瑾載資越竟旁參博扣逾十年得其說以歸由是高魯而
下一奠不再徙公對葬師言嘗斷斷不可不售不傳故秘
莫得聞焉公命未革命天祥曰老夫一日不起無潛德傳
世記歲月非爾其誰屬臨終申其詞再三天祥泣不敢當
重念靖節作孟長史傳東坡書程公逸事往蹟漫滅猶勤

追述矧公面命惡得辭顧方繫官于朝不獲哭拜填祖營
視丘窆南望欷歔輒紀家世行實而表其死生大事爲誌
并爲銘銘曰 維二氏之蔽於死生兮小其用於一身一
陷溺而忘返兮鮮不惑於恠神公日昃之離兮羗出駭而
入純微臨絕之琅琅兮公幾混於常人朝聞而夕死兮何
憾乎幽冥藥陂之鬱鬱兮遺躅之所經存而以爲志兮歿
將以爲寧既固既安以利嗣人兮萬古萬古如斯銘

羅融齋墓誌銘

廬陵有隱君曰融齋羅公嗚呼可謂有德人矣予嘗詣公
入其門肅肅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公出雍雍如也坐申申

如也語愉愉如也予聞公燕居之槩晨起盥櫛畢正衣冠
堂中枕胡床坐不惰不倚儼然終日雖盛寒暑以爲常不
好狎不侵侮無易由言對賓客賓客或不自持左右置司
馬公家訓一通保家擇婦常自以爲名言閨中無敢疾呼
女隸無敢近几席執事左右唯諾無敢涕唾諸子無敢晏
起早卧聞公攬衣警歛就學惟恐後夜至公所各以所業
次第誦說獎掖磨厲交發互出凜然義方之意由是吾里
之言家法與善教子者皆曰羅公羅公云公生而穎發五
歲即篤志強記容止如成人既長嗜書忘寢食爲文不事
錙巧惟意所到自然成章學書入楷得蔡氏風度蚤有意

場屋四詣京師試諸生晚年始以此事付兒輩然公所爲
強學者雖老且病不衰也公未弱冠而孤經紀門戶即不
爲細家迫速先世積逋券如壘一日悉昇炎火曰是先人
所親厚其一切勿問聞者義其勇宗族親黨孤子者貧乏
者或給之田或予之金終其身恩意浹至外內無間言四
履滿戶外設榻無虛日推食解衣至者無不得分頽而去
歲青黃不接會其閭里輟時直幾半隆寒給散有差環公
之境無以饑告鄉鄰有難畢力排解幾微不見頰面不摘
扶人過有負公者未嘗示以聲色其人又之自愧悔有愧
悔且死而恤其妻子益恩者與人語傾盡肺腑已諾必誠

不以利害爲二三其忠信如此戒庖厨勿殺凡登諸俎者
悉自外致有生饋禽魚必解放之其仁厚如此自奉不逮
中人衣服十有餘年不改亦不煩澣濯其儉素如此里之
稱公無大小必曰君子長者有不善相戒勿爲公所知嗚
呼真可謂有德人矣公之中身諸子各拔穎而起其一兩
名薦書登開慶元年第調臨江軍清江縣主簿公時敕簿
君曰汝爲庶吏耶不辱吾子簿素脩謹聞訓益厲有名聲
於時生母蕭氏以上壽錫封孺人諸孫競秀長幼五葉人
世樂事畢赴一門天之扶持吉凶悔吝先定如著龜以公
平生孰不可書獨嚴重整肅能使人鄙慢消去福德莫盛

於此昔伊川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徐節孝因安定頭容
直一語自此不敢有邪心使公得二先生爲之依歸因其
資以至於道所成其可限量乎哉公諱士友字熹善一字
晋卿融齋所自號景定元年該明堂恩告授承務郎致仕
咸淳二年二月十四日終于正寢年六十有八遺文有史
編十卷諸家詩賦十五卷羅氏由金陵徙吉之吉水五世
祖居廬陵之新安曾祖暉祖時英考莘老妣孫氏趙氏妃
蕭氏封孺人子男五人濬煜植畊壘畊簿君也再調贛州
濂溪書院山長女一人汝順適今文林郎新廣南東路提
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周壽申先公卒孫男十人女六人曾

孫男二人女一人俱幼卜以四年某月某日歸于順化鄉
三陂周家山之原其孤前期請銘於予予視公丈人行也
公之子於予同克賦於予弟璧同年進士予之任江西臬
事也以公子上之公車通家孰先焉矧公行誼著於鄉則
所欲稱美而論撰之者豈獨孝子慈孫之心哉銘曰不
言躬行萬石君教子義方竇禹鈞行其庭不見其人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

封孺人羅母墓誌銘

廼咸淳九年廬陵融齋居士羅氏生母滿百歲融齋之夫
人時年七十六白髮在堂事百歲母如婦禮子孫孫子環

侍起居爲男女三十有奇予鄉稱慶門必曰新安羅氏其
年二月朔予從里中士奉幣載酒拜百歲母堂上母荅拜
諸孫皆拜飲毋毋醕酢賓諸孫各執從既成禮夫人視予
年家子不聽去爲之留三日爲詩以歌其事好事者或爲
圖以傳國家承平休養生息用康于人眉壽無有害傳曰
鹽水有芑數世之仁也夏予將指于湘未數月聞夫人訃
歎歔失聲問百歲毋安乎曰安毋于今蓋百踰一矣夫人
將葬其孤以是毋命來請銘予後毋生六十三年得載筆
承命銘夫人自昔能言所未有廼叙次其凡繫之辭夫人
姓蕭氏吉水人曾祖琢祖魯父異鄉貢進士妣廖氏繼張

氏徐氏歸承務郎致仕士友是爲融齋居士先七年卒子
男五濬先五年卒煜植畊脩職郎前監行在奉口酒庫屋
女一適儒林郎侍班周壽申先二十九年卒孫男九寀寯
宦寔寓宜紹顥平女十一長適張棟魯孫男七舉孫穎孫
元孫滿孫怡孫真孫復孫女二夫人以庚申明禋恩封孺
人卒之年七月十日次年十二月某日封于所居里柘逕
之原銘曰 昔唐夫人之爲崔母兮逮事長孫皇姑兮姑
年高齒落以枯兮升堂乳之劬劬兮姑曰婦恩之不可孤
兮願世世子孫之不渝兮夫人五世崔如兮母年踰百崔
所無兮胡不與壽爲徒兮爲此毋懈兮爲夫人吁兮

鄒月近墓誌銘

廬陵南方之上游支水自贛興國而下曰富川鄒氏族焉
鄒故出范陽五季始有籍斯土有昶者富而禮瀘溪王公
平園周公誠齋楊公良齋謝公皆與之游川流在門能不
愛重貲壘石爲屋以脫往來於庀周公記之一時稱爲長
者其歿也文敏洪公銘其墓鄒氏福祿方來而未艾長者
之所種植也昶生將仕卽時飛嘗伏闕上裕民十策時飛
生大淵大淵生澹是爲月近君月近云者君以名亭而鄉
人因之以爲號也君蚤孤母張氏勤儉自樹立紹定辛卯
該東朝恩以壽封安人君於其時奉親愉愉無子弟之失

張氏歿始經紀家事循循如不勝衣人不見其聲色而充
盈裕大之福自然日進而不止族黨之不自給者親戚之
無所歸者朋友之遠役而不能行者君意性所到皆能隨
事爲義若夫脩浮梁甃通達歲發廩以倡賑荒守望有警
則哀丁以耀于衆皆義之凡也俯仰三十年矣君於其間
無鄉曲之過君性最緩或以佩弦進曰吾豈不知出此吾
所見叫呼號啕自取僨敗者衆吾誠緩不失事蓋老而益
審焉然君終身無惡名變容動色之警不及乎其門優游
和平永保終吉嗚呼真可謂長者孫矣君字次清登仕郎
生嘉定元年六月丁酉歿咸淳元年九月己未配吳氏迪

功郎江州司戶叅軍懋之女子三文孫振孫俱登仕郎癸
孫幼卜以四年正月葬于順化鄉新安社之原其孤前期
以奉議郎劉君惠祖狀來乞銘劉君戚也聞而知之予君
鄰也見而知之敢無以銘銘曰 長者之澤子孫賴之去
之百年有以似之天於善人曷不壽之善人有後天將與
之

鄒仲翔墓誌銘

景定五年予奉親高安除提點江西刑獄謝弗拜適寇起
興國之東廬陵犬牙相錯所在騷動余所居鄉一闕千室
大家以去爲望鄒君仲翔中人之金也率鄉人柵東門山

爲備山下阻衣帶水君恐倉卒涉者爲魚梁浮梁以濟明
年春寇一日奪食行三百里薄太和之王山距余鄉半舍
而近鄉人扶携老稚走險微一不善脫君經紀山寨當是
時一鄉之命懸於君訖寇去君保護無有害時余避節弗
獲命會樞密督以捕逐文移旁午余以鄉部嫌將重以請
慨然曰柰何以我辭受坐視龍蛇爲赤子困乎於是即日
受印下令會兵諸山寨皆署長君與焉未幾寇平余罷歸
里于溪之上游斬荆莽燔櫛鬻得竒觀焉君欣然從予山
中匹馬一童朝至而暮忘歸率以爲常余每集賓從君輒
在其間聞余語中理解未嘗不解頤間從余言人生何爲

碌碌棄家事從公游可乎余謝非余所知君曰吾意決矣
乃盡以伏臘屬其子而頽然以休訪予南北厓某水某丘
若將終身焉癸酉夏四月余行湘君送余於香城後一月
君以疾死余聞之歔歔不自禁湘之歸也未及門望見其
子來哽不能言嗚呼余豈私君君與人必以情聞義輒赴
見有不善面折不少回而不藏怒不宿怨曠如也君雖赤
手起家而好施出其性歲饑發粟給其比鄰二百戶能捐
殖以自損道太和甃十里道廬陵甃六十里衣寒者食饑
者病者饋藥死者予棺喪無歸者塋其土度其能爲輒不
少吝君之族前有長者以善植門爲益國周文忠公所知

去之百年風流相接焉余嘗謂君慈而樂舍大率浮屠家
所尚至臨難急病能禦災捍患以有德於鄉閭大夫士或
愧之君名鳳仲翔其字世爲富川人曾祖大明祖人傑考
世興妣梁氏娶蕭氏梁氏皆先卒子男一人曰成女三人
適郭鏐王鎔劉鋒孫男二人夢龍復生君得年六十有四
以甲戌十一月某日塋于其鄉沙洲平之原治命也君之
先人嘗卜地于東門山之下曰吾父塋于是沂山而上爲
龍頭得一丘焉曰吾藏骨焉吾後其興乎君晚而優游有
子治生有孫業于學咸以爲驗銘曰 東門之原君之父
兮東門之麓君之母兮東門之巔君所構兮瞻彼東門相

爾後兮

樂庵老人劉氏墓誌銘

余讀漢陸賈傳甚羨余鄰翁樂庵劉氏賈擇田地家好時
出橐中千金析其五男安居過之數擊鮮十日而更以壽
終余嘗謂人生晚福優游宜莫如賈當是時韓彭俎醢鄴
侯周勃猶不免械繫求爲賈一日得乎翁生四子皆有才
智四十年即棄家政就養諸子以次第循環五日一更其
設饌務爲相高惟恐不得其歡心翁饑來得食渴來得飲
早眠晏起一切不顧人間事惟時時接方外士講鉛汞之
術間取松栢惟意咀啖翁年過七十而顏色如童攝生有

助焉或爲陸生作新語爲漢達官非翁匹余曰不然賈艱
難羸項閭從馬上公爲客一再使越崎嶇萬里翁生於世
長於世老於世不出鄉終其天年有樂於其身無憂於其
心設賈復生校翁失得未必以彼易此翁又有數事異甚
里傳鬼車鳴者未夜相戒滅明屏息戶內翁開樓大呼願
見鬼車卒無有有神以禍福驚人翁過其祠持牛炙如常
人莫不危恐翁休休如也嘗有所营造忌某星直某方翁
曰犯者殆乎請身當之某星迄不驗爲子納婦或云婦不
利於長翁不爲奪自是諸昏嫁曆家說格不用中年卧疾
家人私召女巫謀爲厭勝翁庶知之強起逐之出門未屬

續翁默自念作其像贊若辭而遠遊者顧左右曰吾死勿
事緇黃吾志也醫以藥進麾使去問曰入乎曰然反面而
逝江南之俗尚鬼其人畏死而信巫翁能自不惑非由耳
傳口授殆一至之性然也翁名邦美字才卿樂庵其自號
也始祖邽長沙人爲吉州刺史家西昌九洲後徙廬陵富
川三世曰德遠文煥子玉妣魯氏娶陳氏先三十七年卒
繼祁氏其子孫實蕃濟生機洪生桂槐植模深生朴柚鄉
貢進士浩生樞楫槐復生笑孫女二適于夢牛曹雷應孫
女五適鄒曹許曹羅一幼翁八歲喪母十六歲喪父移其
事父母事兄長終身歲時上丘塚拜祖禰率諸後生尚有

典刑翁富壽安逸推其一念孝友殆命物所知諸孫方將
以詩書大其門翁必爲人宗乎翁生慶元戊午二月庚午
歿咸淳癸酉正月丙辰後二年正月塋于淳化鄉鳧塘之
原余家距翁一垣翁年吾祖之下吾父之上諗翁有年數
矣深與余游且厚來請銘銘曰其生也有涯其死也有
時爾世其昌匪我銘其誰

劉定伯墓誌銘

余東家詩人劉君定伯類晉宋間曠達自余辟山水南北
厓落然不可人意君時從予招或不約徑造至則善爲言
譚名理遙蠡出意所左右辯者不可詰江山朝暮四時之變

嘲詠賞嘯興出物外常使人諷念不可忘嗜奕最入幽眇
兔起鶻落目不停瞬解剥摧擊其勢如風雨不可禦勝敗
不落一笑飲酒可一二斗酒酣浩歌聲振林木或投冠袒
裼旁若無人或鼻息雷鳴徑卧坐上君豪縱沛然以爲自
得當其樂時不知天之高地之下老之將至焉爾予前在
宣州君以詩來思致清邁恨不即投印綬從君煙霞之表
既歸君好日以怡詩日以張大於是蓋年五十三矣迺孟
夏二日過予極論當世事抑揚不少挫詰且報曰君痰厥
逝矣予駭亟視之不復可爲哭失聲狂三日不能止非予
爲然凡與君交者談君輒掉涕里之人不問倪旄嘆傷如

出一口噫可人在天地間鬼神所忌邪君長身五尺餘堅
壯耐寒暑鬚髮如漆性落魄不問家事家才三四口粗了
伏臘不爲求贏有錢輒不惜雞黍送客無虛日朋友有無
相通急難於我乎赴平生於人無諾責鄉人有爲芥蒂君
一語輒化有不善開譬之無以爲望和氣薰浹蒸然善鄰
一歲半爲四方客主君者所至授轄惟恐亟去雖兒童僕
厮無不誠愛君者君破崖岸削邊幅不爲拘拘予予至道
理所在確然守之不變其執喪爲孝子按喪禮門內不入
緇黃一子二姪命以先疇承分而三無贏縮薄厚子曰敢
不共命姪曰敢固辭一家興仁興遜鄉曲相傳爲盛門非

好德疇至是君始祖却長沙人爲吉州長史家于西昌之
九洲十世祖德遠徙廬陵富川君之三世曰文煥子玉邦
賢妣鄒氏娶張氏子男梓女淑容適彭天麟卜以次年歲
淳癸酉十一月壬辰封于淳化鄉扶竹坑楓樹塘之原君
名澄定伯字也自號前村有詩集自編曰前村初稿君詩
不爲深苦而清拔雄健如其爲人有子能力學不墜義方
君死何憾予所憾者君死獨何蚤泣而爲之銘銘曰 其
堅也驟折其勁也蚤摧命之滅凶匪繫其棘生也達死也
何怛君墓我銘我心則結

王推官母仇氏墓誌銘

東廬王先生毋垂墓命其門人文某銘噫某何以銘先生
之毋之墓哉廼景定三禩進士策御前某以覆校待罪餞
廬一日初考官第一卷擬上一覽某稍細復之傳觀同官
驚訝得人會一字近廟中嫌名某以才難白詳定官請所
以處臨軒之日賜出身乃吾東廬先生也嗚呼使先生以
名第取先天下歸拜毋堂上斷機調熊庶幾夙昔乃累先
生以不釋乎此某其何以銘先生之毋之墓哉雖然事孰
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使先生失身爲親憂
雖高科如之何先生雖不得高科爲臣忠爲子孝身在焉
親固榮也諗先生曰然銘無所辭銘曰毋性仇氏世居廬

陵之白沙考諱彥誠生二十二年歸于贈迪功郎致政君
諱化權逮事姑兩世左右無違祭塋以禮相夫子貞調娛
中和靡失節度子始就學篝燈夜分督厲吟諷及負笈從
師端以上手自紉綴連寒暑彌不倦以子入大學甲寅明
禋封孺人從子赴永州戶曹祿養壽康稱其命服咸淳七
年三月十九日終于家年八十有三子二長大踪先孺人
一年卒次國望從政郎前袁州軍事推官女四一夭二適
李穆之三適蕭應祥四適劉起岩二與四先卒孫六男長
困餘未名五女長適劉煥次許彭麟餘幼九年三月壬申
厝于城西黃腴山之原是爲銘

贈承事郎徐溪莊墓誌銘

咸淳九年夏六月壬午朔天子親擢徐君卿孫爲監察御史旌縣最也於是其不佞適叨一節按部湖右親見衡山之父老子弟歌思遺愛餘績於嶽雲湘波間皆曰徐公字我民六年我父母之其敢忘及聞聖天子所以褒擢選表又皆手額踴踊爲朝端賀爲天下賀其退以語客曰麟仲信才且賢何以得此於邑之人去而不忘如此哉木則有本水則有源若靈芝俄現醴泉滄出居然瑞世其鍾和孕秀豈伊一夕之積盍相與論其世可乎客曰徐氏居清江於廬陵東西家御史君之考曰溪莊公溪莊公厚德人也

余聞而心識之亡何麟仲自京以書走湘抵某曰鄉孫不
天生而二十有五年而先妣即世又五年先人棄其孤露
濡霜降於今二十有五年祿養弗可及也欲報之德罔極
柰何今不肖孤藉先人之教有位于朝乃去秋九月天子
有事於明堂推錫類恩我先考妣實該初贈惟先世之志
行事治未有以詔子孫傳無窮敢稽顙下拜以請某發書
愴然念所見聞不謬因不果辭乃撫御史君所撰行述而
書之徐氏祖伯醫宗偃王偃王子孫散處徐揚二州間江
右之徐以南州高士重其後沂豫章而上今家清江縣崇
學鄉之檀溪溪莊公諱森字壽叔曾祖諱徹祖諱源皆隱

而能詩考諱大經桂山謝公題其所居曰溪雲小隱里人
因稱爲溪雲先生溪雲性嚴介家人嗃嗃然好客車轍滿
門溪莊天分寬平春和玉溫撰杖屨侍琴瑟書冊左右色
養無違族居千指融融怡怡無一間言少游鄉棧文聲籍
甚嘉定丙子待試成均繼以詞賦爲郡諸生第一士論翕
然中年幹蠱用譽晚謝塲屋益雅淡謙謹䟽戚一致未嘗
言人過失其尊尊親親賢賢老老幼幼無不得其歡故鄉
里遠近一以吉德厚善歸之而徐爲德門矣淳祐壬子得
末疾越五年歿實寶祐丙辰十二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
七妃熊氏豐城著姓既歸奉尊章相夫子主饋治家延師

教子賓嘉喪祭常黽勉有亡間必如禮乃止有昔人剪髻
斷機風子男二穉孫先七年卒女二適黃一鶚鄭一夔孫
男三屋震必茂震亦早卒女二曾孫男二以開慶己未十
二月奉二柩合塋于所居之西園嗚呼家之將興非必其
先世有竒節異事足以聳動流俗耳目也風流篤厚之意
多孝友睦婣之味長君子長者之澤有餘而不盡所謂有
是父有是子或曰非此毋不生此子者非偶然也徐氏之
澤始基於溪雲浸大於溪莊今御史君玉立山峙川增日
起由邑最結主知歲中三遷遂陟臺端爲國綱絕駸駸且
大任少頃暇之瀧岡之阡何患不表顧墓上之刻不鄙以

余屬余其敢不銘諸以昭徐氏德盛流光之懿以對揚天子之休命銘曰 江西徐宗宗處士介臨洪間蓋其徙檀溪源委深且長溪雲爲父溪莊子溪莊恂恂允誠篤温兮如玉天鍾美融爲瑞芝溢爲醴積慶綿綿開御史朝爲卓魯暮汲魏公朝旌擢清風起四汗雖舊命則新我銘宰上材可梓立身揚顯殊木已木杪龜趺此其始

蕭明允墓誌銘

君初名堅字子固後改應新字明允廬陵珠川人廬陵故多蕭氏而珠川亦望族君拔起其間自幼岐嶷長益蘄絕種績文學頌頌與逢掖爭鳴三赴天子學銳不少衰氣岸

孤聳與人棘棘不阿號其讀書室曰介林嘗謂吾幸守先
人廬弗克規拓是不肯堂構樓其前曰逼雲復出其旁相
我攸宇通之爲園花竹橫從朋賓嘯歌脩然有物表之趣
會予釣遊荒閑位置水石君時一造沛然若自得予以是
知君所自負翹如也咸淳二年十二月九日以疾終年四
十六曾祖炳文祖國老父景伯妣李氏繼母曾氏妣劉氏
男曰宋翁女曰淑慧淑慈淑懿皆幼卜以四年正月八日
歸于淳化鄉王田雙園之原前期其弟至與其孤造門以
銘請銘曰嗟予介林兮孑孑而無成大輿之壯兮羗中
道而折衡意衣冠之雖葬兮不能葬其英英瞻雲山之恭

蒼考尚龍驤之如生

觀察支使蕭從事墓誌

德安府觀察支使蕭君安中中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副使
兼知吉州諱逢辰第二子撫使公發聞顯庸克開厥家於
時爲鉅人長德自其宗族鄰里鄉黨待公而舉火者百數
十家咸淳四年六月不幸公捐館君於是年四十有五矣
持抱孤姪臨喪如不勝至經紀其家上下調娛是似是續
罔有越厥度哭撫使公者繼于門哭已則私相語曰我公
未遽亡乎迄服除如其初邦人士莫不嘉君之志而嗟嘆
感發以爲撫使公之有子云君字和仲號介軒儼然端重

人也喜讀書爲文辭倜儻有才氣在膝下幹蠱服勤左右無違及論世事有奮然自樹立事功之意咸淳十二年領江西漕舉寶祐二年以恩授登仕郎後三年銓試第一授脩職郎袁州宜春縣主簿開慶元年以撫使公無鄉郡奏文書寫機宜文字明年改注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取舉江西漕咸淳改元循從事郎授支使自呂武公以下舉關陞三員親民四員六年十月以疾卒于正寢乃卜葬於永豐百蛟之原朝奉郎文天祥以其子元永哭請銘爲之銘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嗚呼蕭君克蹈聖言雖不得祿與不得年見於先人無忝爾生有子有

孫以莫不承

祭文

祭歐陽巽齋先生

維歲次癸酉正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學生具位文某謹
致祭於故先生殿講大著刑部巽齋歐陽公棺前嗚呼先
生將安歸邪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有益於世用而
不爲高談虛語以自標榜於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
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於孝不爲曼
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
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

饑而寧使我無卓錫其與人也如和風之着物如醇醴之
醉人及其義形於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爲性
也如繁水之靜如珮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風雨
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水如奉盈如處子之自潔及
其爲人也發於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謗興毀來而不悔
其所爲天子以爲賢縉紳以爲善類海內以爲名儒而學
者以爲師鳳翔千仞遙增擊而去之柰何一蹶而不復支
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
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
議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

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童而習之白紛如也雖孔孟聖且
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爲小年六十五不
爲夭有子有孫而又何憾於斯死而死耳所以不死者其
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奚疑其弱冠登先生之門先生
愛其如子弟某事先生如執經蓋有年于茲先生與他人
言或終日不當意至某雖拂意逆志莫不爲之解頤世有
從師於千里尚友於異代而同人于門適相值而不違其
死也哀斯文之不幸吊生民之無祿其塋也隻雞斗飯竊
慕古人之義匍匐奔走泫然而哭吾私嗚呼已而已而哀
哉尚享

祭都承胡石壁文

嗚呼世婉孌以偷生公指九天以爲正也入卮蠟以自矜
公玉雪而不曜明也俗鬼域以誑人於冥冥公揭日月而
撐雷霆也石壁之鋒神入天出金鐵可摧孰爲公直石壁
之蘊尊華賤質泰華可移孰爲公筆四海一雲我卷我舒
大川獨航予緋予纒萬微未燭吾著吾龜三史幾千百載之
祝融而復爲此竒嗟乎余乎登門何晚哭野何遽操几杖
兮焉從持佩玦兮何所紛雲委兮川流化經綸兮爲土雉
蘭艾兮荃茨蹇離騷兮宿莽苟余情乎得也
古余有言兮孰聞寄浪浪兮雕俎

祭郭正言闕

維公拔起海隅有志天下處臆如冰知德者寡鳳音冥冥
朝光作之烏臺峩峩霜氣薄之公遷諫坡歲月幾何白首
丹心之死靡他吁嗟人生死見真實如公一節天地可質
神昇東返返于五年曲江吾師菊老未亡不愧二賢公可
千古爲酌廉泉一涕如雨

祭道州徐守宗斗

溫州人文武兩科

嗚呼龍虎變化兮人物之英風霆流行兮宇宙之名天下之
嗇兮一州之羸三年而一日兮侯度是程及召驛之垂駕
兮胡疢之嬰沒而可食於南邦兮憂民憂國之誠某交誼

兮雲仍上事兮弟兄樂莫樂兮知心悲莫悲兮余哭之
煢下神與兮臨蒸桂棹兮積雪斷冰操弧矢兮上征絕虎
虺兮縱橫噫至人兮無死歆余奠兮如生

祭鄒主簿寧縣

嗚呼德元少吾三歲自其應門及我交際德元之賢服我
以義以我爲兄我胡不弟折節讀書收科入仕子簿臨武
語子初筮時予赴宣亦有行事同日出戶舉觴祝子自予
汰歸子告還里雍容進趨循循唯唯士別三日刮目相視
人十已千其進未止子之復往得于吏師幕謀邑事勉焉
孜孜子替已父子歸何遲興疾在寢忽不自持子方壯年

何質之衰瞶于鬼神淫于禱祠死不相聞歛不與知殯不
及夕棄禮如遺哀哀德元而至于斯弱稚惇惇青燈一婺
吾甚憐子亦復何爲子尚有後念無已而吾欲匍匐哭子
墓垂適有王事載驅載馳明發不寐永懷吾私寄情一奠
臨文涕洟

祭秘書彭止所

嗚呼仲至氣和色莊如水之清如玉之剛出而瑞世麒麟
鳳凰南宮第一今世歐陽方其退居深自晦藏蟬蛻衆濁
視世如忘展如之人衣錦綉裳覽德斯下吾道彌章頃者
刑臣再玷天綱善類相顧驚疑徬徨君首丐去其氣昂昂

聞者爲奮進言始昌貽書司諫陳義慨慷表表愈偉于歐
有光我年視君匪鴈其行第也同年居也同鄉仕也同館
志也同方用折輦行腹心腎腸我之出守君酌我觴君亦
有志方外翱翔王宮爲師秘書爲郎君雖欲去志不果償
由此而升紫微玉堂道以光大亦我所望誰歟西來遽報
膏盲旦旦引領已劑其良好音不嗣我心皇皇柰何哲人
竟罹于殃嗚呼仲至今也則亡如嗟如磨其孰我相凡百
君子罔不盡傷况我孔厚如我淚滂我有官守我繫我疆
君疾云革莫克造床君柩來歸莫哭道傍嗟我有心溯風
茫茫嗚呼仲至婉其清揚其命也短其存也長生芻一束

我意其將庶幾監茲尚有洋洋嗚呼哀哉

祭安撫蕭檢詳名逢辰號平林

嗚呼江右之望偉哉我公驅馳白首惟孝惟忠異時廊廟
謀選元戎惟公老成必在其中開慶之警四國交誼吉爲
樂邦飄風其衝拜公于家麾節崇崇公起倉卒談笑從容
臣有一死惟義之從不敢震鄰不敢震躬事平上印訖不
言功優游里居惟以壽終嗚呼尚論公之平生兮撫蒼莽
而歔歔命之通塞兮毀譽隨之議論之所從始兮惟棄梓
之不可欺方淮漢之落落兮猶曰風馬牛之不相追亦既
與我父兄同生死兮寧不我知天有萬分於人兮而或猶

有怨咨自公之既歿兮使人方感激而追思曰何爲予室
之不漂搖兮予子之不流離思而不可作兮父老至於涕
洟豈非生而有定論兮尚或接於愛憎之私死而愛憎無
所麗兮忽天定其奚疑嗟乎見危臨事而不苟兮所以委
質而爲臣吾亦自盡乎吾心兮固非欲求知於人然自古
罔非抱屈於一世兮俟百世而方伸亦有百世不可俟兮
聽諸天地與鬼神公死而有遺思兮斯人豈不靈是不爲
無所遇於當世兮尚何憾乎冥冥議論定於其鄉兮而傳
之天下後世無不本諸人心禦大災捍大患而得祀兮以
不忘其德音贈以嘉有功兮謚以尊名天下有道兮天王

聖明吉山之陽公魄所歸素車盈盈白馬纍纍我思古人
兮斗酒隻鷄尚不憚於千里兮何百里之辭即公墓兮酌
酒以致哀作文以諗地下兮尚有信於方來

祝文

過家告廟文

昔忝荆臬單車載馳家祀孔嚴曠歲弗治靡室靡家中心
悵而始告廟朝是繫是維畏此簡書王事敢違悃悃再疏
天高聽卑解我湘組易顛一麾頓實近止神人具宜人豈
及是神之相之載欣載奔薄言還歸千里息肩于廟矢辭

代富川酌魁星文

維極有斗兮垂河漢以耀芒耿衆星之環嚮兮儼黃道之
開張瞻前杓之烜赫兮東枕乎龍角之蒼一水盈盈兮咫
尺相望一舉手而高摘兮塞萬丈之虹光吐竒氣於六合
兮夕闔風而翊扶桑宇宙之燄燄兮其將見於吾水之涯
吾山之陽擊雷鼓兮電煌煌酌金罍兮斟天漿

代酌解星文

維庖人之中肯縻兮奏刀駘然若有物以默運其肘兮故
利器排割而彌堅矧斯文之新發礪兮淬磨乎仁義之淵
斫月桂兮高五百丈剗蛟斷犀兮奚足言視一朝解十二
牛兮直游刃乎吾前於戲神哉使我頭角露崢嶸相我筆

下生雲煙靡靈旗兮風翩翩舉天瓢兮酌天泉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終



此是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十一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文集

樂語

宴交代寧國孟知府致語

粉省望卽來向雙溪領牧玉堂學士將從五馬歸班文章
太守兩風流新舊使君同意氣三生結習千里逢迎筮吉
日以交龜秩初筵而式燕共惟某官一中體段萬卷工夫
風來湖面月到天心眼小衡峯勘破是間造化胸吞震澤
玄開裏許規模靜觀時仁意無邊自得處生香不斷那許
山房獨樂便須朝步高騫淡月踈星繞建章步凌紫界燕
寢清香森畫戟駕熟朱轡東遊方喜於行春西嚮又歌於

來暮好是當年孟夫子肯爲今日謝宣城况也江雲鄰哉
雪水鳳函飛下又傳岳牧得詞人熊軾馳來重見神仙遊
碧落少遲表選郎看中環我判府報政趨朝及時受代子
孫永好非徒契結金蘭賓主相歡要是味同草木說賣劍
買牛故事誦無襦有袴新謠真成宮羽相宣正好豆籩有
踐地衣綉毯風袖瑤琴海棠開後燕子來時猶自青春未
減楊柳舞低桃花歌徹莫令紅影空搖且從容東野雲龍
更領會醉翁山水陽坡水好此番騰講齋盟西掖花香他
日重尋舊約某等四工樂部執藝台堦上奉清歡下陳俚

語

山水主人全集卷之十二

文淵

玉堂學士催班驚粉省潛卽趣佩麟來往神仙同碧
落後先岳收總詞人陽坡共喜瓜時及朝路相期柳
色新握手論文拚一醉東風散作滿城春

宴交代湖南提刑李運使致語

錦帳尚書卽手持金節綉衣直指使面授銀龜二十年虎
榜同盟第一段熊湘佳話豆籩初秩英蕩增輝某官紫薇
垣裏星辰太華峯頭霜雪黃簾綠幕閉朱戶天子門生冰
壺玉衡懸清秋神仙人物插天高雲霄闕拔地起湖海樓
湧翠浪流玉虹璽書湿湿拊翠濤拍青壁琴轡垂垂依然
彈壓舊江山總是快活新條貫綸巾羽扇便追赤壁功名

流馬木牛要做中原事業了却燕然山勒石歸來文德殿
宣麻我提刑同看長安花新聽衡陽鴈茅舍竹籬玉堂金
馬到處無心青天白日芝草鳳凰舊時相識自是平生管
鮑合成一會蕭曹共讀禮樂字三千好吞雲夢澤八九瀟
湘雨煙寺鍾洞庭月遙看八面玲瓏蓬萊盞金蕉葉海山
螺散作九州歡喜某等叨居伶部幸際華筵欲助歡顏敢
陳韻語

河漢雙星會使槎分明徹夜照長沙轡絲曉轉金龜
影衣綉春隨錦鵲花雲杏舊陰浮綠淨野萍新韻度
朱華明年共侍蓬萊宴回首丹墀日未斜

宴朱衡守致語

粉省郎星來坐朱陵堂上綉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麾節
同春豆籩永夕某官寶劍雙峯意氣錦機五色文章北斗
丹梯我玉皇香案吏西方雲界公佛地位中人旗蓋東西
雲龍上下羅軒冕朝天闕秉刀尺贊仙臺荒政七州秘閣
常平再見勝游三峽吏部刺史重來移太薇垣二十五星
照祝融峯九千餘丈朝樹夜濤入詠汀蘭岸芷生香棗麻
深燕雀成須信陰崖轉暖虎豹遠蛟龍遁從今後戶無塵
榜檣歌春脚方新絲綸閣天風又下我提刑交情四海王
事一家石鼓話頭謾對芳洲杜若玉堂何意要歸茅屋梅

花一堂聚會天人千里逢迎地主細話巴山雨共酌古鄙
春好將席上歡聲散作人間和氣鮮鯽銀絲香芹碧澗小
對歌筵宮花玉仗御水金溝同催宣宴敬陳古語聊贅歡
顏

翩翩紫馬絢銀潢春入梅花新雨香牛斗劍芒浮翼
軫岷峨佩影度瀟湘東南麾節精神合上下風雲意
氣長且爲綠醪拚一醉傳呼聯轡觀明光

宴湖南董提舉致語

前知瑞州

碧落使君來坐皇華堂上綉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二十
年虎榜同盟第一段熊湘佳話招呼風月酌獻豆籩共惟

某官精神綠水天河節操卅崖鐵筆一椿獨老霜皮溜雨
黛色叅天雙萼齊芳紅杏倚雲碧桃和露挿天高雲霄闕
拔地起湖海樓心白玉堂肘黃金印劍池卅井提携翠越
風流天柱祝融脫活青雲標格盡道常平老子移來上界
神仙英蕩照空霜飛暑路鋒車度曉煙傍衮衣我提刑同
看長安花共聽衡陽鴈風雲一氣朱結綬貢彈冠車馬同
途翰卜隣邕識面霄漢瞻佳士瀟湘逢故人共談禮樂字
三千好吞雲夢澤八九度斗牛跨麟鶴襟期交注樽壘縹
鸞鳳拏虎螭勲業同刊彝鼎某等叨居伶部聊獻工歌

西風八月楚江濱爭看星槎會漢津露濕紅綾旗影

舊雲連翠蕩，轡華新東西。杜若洲連月，先後瑞芝堂。
上春回首瓊林拚，一醉使還總是鳳池人。

宴交代權贛州孫提刑致語

太守奉親歡迎綵鷁使，臣領牧新收銀菟班。行兩度襟期
臺郡百年交好，豆籩酌獻金石綢繆。某官一襟禹穴冰霜
萬丈剡溪玉雪，淡墨慈恩塔光射斗牛。妙音蓬萊宮清諧
韶鳳入領園橋冠帶出聽湓浦琵琶，捫左角歷天田記方
流䟽玉水旌旗日暖下太微垣裏星辰鼓角雲和種干越
亭前花木襦袴方歌夜雨，幃帷又轉春風白馬金盤陀摩
娑贛石三百里玉節青絲纜，約束江城十一州金池與玉

節相輝綉斧共朱轡出色崆山絕處移來琴鶴高寒廉水
光中洗出劍刀清淨岩開曉日灘蟄晴雷小駐英函歌虹
流吟翠浪快持荷橐飛鳳尾來虎頭我判府勇撤楚車新
依冀部白雲舍近移來簾綉輿藤先月臺高記得朝花院
柳喚起十年膠漆盡歸一日樽壘麾節同春笙歌永夕海
山螺金蕉葉散爲八境和風禁苑鳳青瑣闈行共九天清
露某等叨居伶部敢獻俚歌

麾節東南會一堂蘭亭昨日記流觴六絲星度銀潢
影五綵春浮玉翠香院柳舊雲懷燕語野草新雨挹
虹光鳳池對秉他年事佇看天街接佩璫

又宴前人致語

粉省望郎綉衣弭節碧山學士綵袖分符好看翠浪乘虹
重酌廉泉飛雪某官函關老子姑射仙人金鍾冰壺玉衡
精神流麗青天鳳凰芝草表裏光明昔爲天子好門生今
是玉皇香案吏移下半空水鏡清照鄱湖鎔成萬疊冰花
春浮顛石澄江分一道老氣橫九州明弼堂中快活條貫
籌思樓外遠大規模發揮清獻江山張主濂溪風月人行
曉日更立秋霜使節上青霄有華冠蓋吏部提英鑒佇入
鈞樞我判府金石交情墳篋王事上堂拜家慶方報行春
知府見監司來依先月更醉燈前花雨共游雪外煙林肯

爲二千石徘徊散作十一州歡喜鮮鯽銀絲香芹碧澗小
對歌筵宮花玉仗御水金溝同催春宴某等敢陳吉語上
贄台類

簾影晴絲落舞茵崆峒雲晚聚星辰翠虹光度樓臺
月香燕先浮霄漢春一道清風華轡遠雙江綠水綵
衣新相逢屢有朝花約又看貂蟬會紫宸

上梁文

山中堂屋上梁文

戴符尋隱久矣買山潘岳奉親昉茲築室未說胸中之全
屋姑營面北之一堂凡私計之綢繆皆上恩之旁薄自昔

園林臺館之勝難乎溪山泉石之全瑯琊兩峯似太行之
盤谷建陽九曲類武夷之桃源然而有窈而深者無曠而
夷有清而厲者無雄而峭所在罕并於四美其間各擅於
一長而况索之於杖履之餘去人遠甚未有納之於戶庭
之近奉親居之主人白髮重闈綵衣四世出隨園鵠付軒
冕於何心歸對林鳥覺簞瓢之有味頃關上游之叢翳偶
逢小隱之坡陀江村八九家得重洲小溪澄潭淺渚之勝
山行六七里有詭石恠木竒卉美箭之饒攀飛雪而窺空
徑度脩蕪而陟穹巘雲奔虎闔根穴相呀斗折蛇行堪巖
差互看輞川畫如登南垞過華子岡讀黃溪詩如上西山

至袁家渚其選詭足以騁懷而遊目其深覩足以養道而
棲真自天作之非人力也未為仙翁釋子之所物色惟有
樵童牧豎之相徃來偶然幻出種竹齋見山堂尚欲敞為
拂雲亭澄虛閣先生酒壺釣具無日不來夫人步輿輕軒
有時而至乃若波濤涵歛雪月紛披煙雨吐吞虹霞變現
將使山間四時之樂盡為堂上百歲之娛啜菽水盡其歡
先廬固在得護草植之背別墅何妨乃相南隅乃規中奧
有護田一水排闥兩山之勢得栽芋百區種魚千里之基
問之陰陽天與我時地與我所若有神物水增而廣山增
而高不管相如四壁之蕭條且作樂天三間之瀟灑窓中

列岫庭際俯林舍北生雲籬東出日或積土室編蓬戶或
通竹溜縛柴門宛然林壑坻島之中更有花木樓臺之意
眼前突兀見此屋人生富貴何須時苟美苟完爰居爰處
謳吟月露供燕喜之詩判斷煙霞博平反之笑何必瑤池
崑崙閭風玄圃方是神仙不須終南太華天台赤城亦云
山水被褐而環堵卻軌而杜門彈琴以詠先王之風高卧
自謂羲皇之上不知老將至聊復得此生今日幽居便可
號爲秘書外監他年全宅亦無華於昌黎先生小住郢斤
齊聽巴唱

東

紅日照我茅屋東統盡湖陰橋上看世間無水

不流東

南 說與山人住水南江上梅花都自好莫分枝北

與枝南

西 隄東千頃到隄西往來各任行人意湖水東流

江水西

北 濁酒一杯北窓北白雲去住總何心或在山南

或山北

上 莫道青山在屋上青山一疊又青山有錢連屋

青山上

下 試看流水在屋下他時戲綵畫堂前福祿來崇

更來下

伏願上梁之後千山歡喜萬竹平安舉壽觴和慈顏兒童
稚齒昆弟斑白濯清泉坐茂木虎豹遠迹蛟龍遁藏陰陽
調而風雨時神祇安而祖考樂一新門戶永鎮江山

山中廳屋上梁文

舍一畝之白雲已開別業屋四圍之流水更啓前榮發揮
已定之規模展拓方來之闊閱有相之道延續于成主人
未了書癡頗有山癖先人之敝廬在苟安風雨之餘慈母
以輕軒來亦愛園林之近頃斲蒼苔之地坊營護草之堂
雖環堵之間粗云具體然闔廬之制未畢全功相協厥居

聿來胥宇階屺所以行僎价屏著所以肅賓嘉不日成之
以時可矣是用戒良梓筮吉辰弗蚰繆於水端架蜿蟺於
雲表然後翼之以廡承之以門移石而立庭臯通泉而周
戶外清湍峻嶺爲不斷之藩垣野草幽花作自然之丹雘
老之將至訖可小休昔晦翁愛武夷而不能家歐公卜穎
水而非吾土余何爲者乃幸得之未問君王便比賜鑑湖
之宅何須將相方謀歸綠野之堂凡與同工齊聽善頌

東

日光穿竹翠玲瓏

坡

茅屋柴門在半峯

荆

風袂

欲挹浮丘翁

谷

南

水面沙邊綠正涵

荆

道人爲作小蒲庵

坡

山上

仙風舞檜杉 坡

西 雨過橫塘水滿隄 豐 漁簑背雨向前溪 荆水聲

秋碎入簾幃 豐

北 澄碧泓渟涵玉色 歐 夜深山月吐半壁 谷誰來

共枕溪中石 坡

上 亂峯深處開方丈 歐 風雨戶牖當塞向 谷五更

曉色來書幌 坡

下 門前白練長江瀉 坡 鼓吹却入農桑社 坡 翠浪

舞翻紅糴穉 坡

伏願上梁之後山輝川媚神比天同俾耆俾艾俾熾俾昌

壽母多祉爰居爰慶爰笑爰語君子攸寧自此定居永爲安宅

代曾衢教秀峯上梁文

居香城初任衢教日來新歐陽楚方自其邑買見屋

除拆浮江而來

兒郎備香城拔地爲廬陵之名山大厦連雲新廣文之甲第結廬在人境幽居近物情竊以買宅買鄰元號千百萬之價有廬有屋或待三十年之勤未有不崇朝之間而能使二美之具誰爲之地乃有此竒一片乾坤澹菴先生之里隔墻鍾鼎文昌兄弟之家况方其何蕃之在齊已有爲戴公而起宅至今日歸之斯受亦有數行乎其間川浮陸

運以無遺水到渠成而甚易移彼置此換舊添新疑半天
之飛來忽平地而卓起尋引繩墨規矩曰用舊人舟艫塗
暨垣墉特其餘事多助之至不日而成彼有室築而道謀
此則事半而功倍我府博才高一柱胸洞八窓大學館中
飛黃騰去大成殿下釋褐歸來安能鬱鬱居乎是以汲汲
如也向時茶壘曾寫千萬間之心此日規模便作十二樓
之樣由柯山而徑上遡木天而橫飛何官不爲餘地甚綽
青山如許聊且號工部草堂綠野後來以此爲大祝廳事
輒陳韻語共舉脩梁

東 穹秀崢嶸華蓋峯卓筮雲霄天下獨曹劉班馬

避詩鋒

南 翡翠英中碧玉簪一抹呆憇生畫色府中氣象

巴潭潭

西 鄰有文昌瑞色齊乃祖紹興光價在重嗟真氣

磔鯨鯢

北 山腰帶曳清江曲滄江歷歷現雙魚彷彿黃金

繫橫玉

上 一朵紅雲只尋丈瓊樓高處不勝寒鞦韆乾坤

凌萬象

下 不是求田并問舍要令突兀在眼前俯拾八荒

歸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闕闔增高室家嚮用堂前龜鶴親見金桃
天上麒麟聯輝玉樹大耐官職自立門庭以無媿於前脩
用永傳於佳話

公牘

與湖南大帥江丞相論秦寇事宜劄子

某干犯師嚴輒有申請秦寇之在廣西擾動二十五郡爲
梗累年去年破賀之富川官民荼毒不細經司不問今破
我永明殺死知縣殺傷縣尉主學捲去縣印屠居民擄婦
女掠去財物繼而又破永明之下澤又寇我江華移其所

以毒廣西者施之湖南此而不討失刑莫大廣西以前獨力不能捕滅今何幸湖南肯與會合宿兵以待師期朝廷之主張方新言路之指陳甚力此掃清巢穴之一機爲兩路官民舒洩冤憤不可失之時也前經帥不足望滿望新經帥之來不料意見參差施行矛盾茲得經司牒報捕賊以官授賊以職犒賊以酒賞賊以錢凡懷忠憤無不彈指自昔化賊爲民固有稱爲盛德事者蓋賊有出於田里之饑荒激於官吏之貪黷弄兵之情出不獲已故仁人處之念其爲赤子姑淮安之勿庸勝之今秦寇招募無徒建置將校橫行兩路嘯聚千群戕天子之命吏劫公府之鑄印

殺人盈野罪如丘山既非脅從又非烏合渠魁縱有求降之說官司亦在不受之科而况初無出首之真情僅取改過之文狀謾曰回鄉而安業何曾束身以歸官得之廣人所云一面受招一面劫殺刑政無章宜其至此天下之大勢相維所仗名義而已若名義不著大之不可以立國小之不可以立家今觀廣西成何宇宙先生不忍斯人之塗炭一再調兵必欲罪人斯得然後已此真扶持人極綱維世變盛心之所推也但今來廣西既作此可笑舉措未必不以龔遂渤海之事自詭上感聖聽本路冒然進兵非惟蹊徑不熟乏隅總鄉導之助有恇吝之慮亦恐隣國反以

本路爲張皇壞其兒戲之前功或者陰設陷穽今直須申
審朝省看指揮如何朝旨主招諭本路只得撤兵後有衝
突廣西當任其咎朝旨如以招諭爲不然自是督兩路會
合至時湖南不求廣西而廣西自當約湖南共事此利害
自是坦然謹具公申欲望備申朝省仍乞鈞翰與當揆商
訂必須計一例斷行下曰招則招曰捕則捕使人無中立
之疑則亦無事後之悔所有求明縣見駐劄有使閩之兵
有本州之兵有謝隅官之義丁約近千人日費春陵供億
比來徐守已費支吾郡力凋薄亦爲可念今高節所部兵
若到山前不過又是坐食愚意謂不若候朝旨行下確許

文以全集
卷之十一
三
討捕然後調往今乞且喚回高節一行軍兵歸營聽候朝
命某非敢違使閩約束本司去山前頗近的見利害如此
恃師門相與之真故敢傾臆以請拱聽處分以憑尊守

提刑節制司與安撫司平寇循環曆

某猥以迂踈承乏湘臬適值寇發昭賀兩路弗寧茲承大
使丞相與廣西經略都承選將調兵各以重僚爲之督是
行賊不足平矣某偶以職事獲忝與聞奉令承教於兩閩
間自是無虛日公移失幾密私櫝近文貌求其脉絡貫穿
報應迅速莫若循環曆爲便司存以紫袋從郵置往來去
潭日有半去桂可三日從其中而稟命焉庶幾昔人道二

國之言無私之義云耳某謹書於曆首爲序

十月十三日某荐準牒報大闡調兵一千人以宇文帥叅
王環衛任其事甚盛舉也自秦寇之作廣西前此調兵不
過五百人以下去年呂師方調一千人而皆委之小小將
校氣勢單薄不能爲功今南窓調三千人以唐貳軍督之
以趙總制統之而使闡與之犄角大作規模賊授首行有
日矣事關西戶國家之所嘉賴豈直兩路之所蒙福而已
然聞之兵家利鈍不能逆覩蜂蠆有毒困獸猶闡語曰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某數月以來職思其憂亦頗采取衆議
薄有管見及今山前之所當行者因悉數之於前乞賜鈞

照

一秦孟四者累據山前探報其狡兎之窟稱在賀州管
下地名下界然實無一定可攻之巢穴亦無一定可
擊之隊伍前此經司非不起兵臨之然兵來則賊散
兵去則賊聚見吾強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方官軍
之始至也整齷精明部分齊一問寇則失之矣無可
蹤跡者而秦之黨或爲平民買賣於軍市之間甚者
秦孟四亦在焉及淹旬越月之後我軍氣竭意衰闌
珊零落寇則忽以百十輩突出草莽以掩我軍從前
徃徃憤軍蹶將大率坐此今兩關會兵鼓行而前寇

出故智必且散去及其久也則有乘虛襲我之憂此
一不可不知也

一秦孟四所出沒巢穴處其山重岡復嶠連跨數州林
翳深密蒼蔚延袤山徯木客聚族其間將四面而裹
之則山脚綿亘無合圍之理將赭山而蹙之則林木
䟽曠無延燎之勢我軍望之遥遥空駐山下而彼之
軼出他境猖獗自如且如近年嘗遣二將曰吳曰孫
屯駐屏山者年餘僅能免靜江境內之擾而不能禁
昭賀諸州之剽掠是也我軍若入其巢搜原剔藪豈
不甚快然彼又竄入大山愈去愈遠迄不可誰何如

近年蕭路分日張者提兵徑擣其巢而不獲一人是也今兩閩兵力甚重非前此千百人單弱之比雖山勢連延不可合圍只是一步趨一步可直造其所謂下界者然吾極其辛苦得至其間彼則又已遁散且兵在山前又無救於彼之橫出此二不可不知也一所在平寇專藉土人惟今廣西則不然方秦寇之起也某村被害訴於閩閩爲之調兵已而賊不可追撒軍而去未幾則寇已復至尋讐於所訴之家曰汝敢訴我從而盡殺滅之官不能爲之主而適重其荼毒自此應有被劫者皆不復告官此一類是主人畏賊

一而不敢與爲敵者也又秦寇所至攫剽財物之外出
其餘以散之貧者善良被害惡小蒙利是以鄉井間
畧無被髮纓冠之義常有幸災樂禍之心此一類是
土人喜賊而不復與爲讐者也今兩閩會兵而前若
無土人嚮導是猶盲者索途何往而可然由前言之
則或平民畏寇後禍而不欲爲我軍之用或惡少以
寇爲恩而不樂爲我軍之後縱強而驅之未必不首
鼠二三陽順官而陰附賊此處最是誤事此三不可
不知也

一今日之事全在兩路督捕察前三者之弊各作一策

處之必使有以避三者之病然後一舉而得志不然
必墮賊計中南方用兵如今日大舉者自有數此行
必須如狄武襄之於儂蠻了事而後可已君子作事
謀始則籌之也可不熟而講之也可不精乎

一聞有張虎者石壁嘗遣之將兵幾擒秦孟四常有張
大虫來我便怕之語若取賊之所怕者表而用之亦
破賊膽之一也張虎者近爲郭察所劾押下邕筦劾
用今以鈞闡求之以厲王環衛使之以功補過其人
勇悍有餘必能自効此上計也

一今自湖南入昭賀有兩塗一曰全州灌陽自灌陽入

昭賀皆經縣鎮即近日被擄去處而去秦孟四下界
巢頗遠一曰道州永明自永明入昭州界曰平源便
是賊巢自平源至下界賊寨連珠相望其去秦孟四
巢甚近今兩督捕先合商量打併附和諸賊此却宜
以告諭爲先告諭之說以爲兩路之所誅者惟秦孟
四汝曹脅從在不殺之科若得一寨下我軍直是不
殺則所謂連珠賊寨必從風而靡非惟可以離賊之
黨因而用之則擒秦孟四或在此徒未可知也但一
賊寨來降其中有老幼有財物軍人不免殺戮攫挈
此須督捕總統先明秋毫無犯不殺一人之令使降

者以我爲信則可此收捕之第一機也

一昨來使聞所調不過戍寨二百人又今本司擇將當時頭勢稍輕所以且差桂文政總統桂雖淮將體統不爲嚴重故鈴束倍覺費力向嘗以系鈞聽乞賜改差未蒙垂許今幸王環衛此來即當抽回桂文政盡以其兵付王環衛伏乞鈞照

一高節二百人今在全州灌陽駐劄合係王環衛總統伏乞鈞照

一聞諸軍取十六日戒嚴以行二十後可到衡陽應平寇之說筆舌所不盡者候宇文帥叅王環衛相會又

得對面較量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萬里承示循環曆讀之綱目備具公而幾密之周防私而文貌之簡約甚徑便也所當遵而守之

十月十六日報十三日所批畫如後

一來示前四畫備見臨事好謀詳謹之至已即語之帥叅計議其至明臺必親從節下求商確也

一所諭張虎者使臺既聞其可用必詳審之矣但其人爲言路所劾朝旨押下邕筦自效本司若只求之桂閩恐桂閩亦必以申取朝旨爲辭且桂閩若知其人

可用彼必自取而用之亦應未必肯以與我也但得其能辨此賊則州來在吳猶在楚正不必付王環衛也更惟高明裁之

一行師之道亦須任事者擇利而行當今就節下決所嚮

一抽併桂路分一項軍人付王環衛此具見使司欲使歸一之意却亦須王環衛至使司熟議然後聽使司處分

一高節一項三百人前此係聽使司調用亦合更俟王環衛議之惟使司所處分

右報如前其詳已共帥叅計議籌之當以面控也

萬里糊塗畫鴉不宜載之於櫝輒次第所爲對口占以授贊此筆者膚率必在所恕也萬里

十月二十二日

一二十一日宇文帥叅王環衛至衡是日留議軍事至三鼓而別二十二日早軍已行

一前此奉大閫之命調戍寨兵四項共二百人令本司擇將本司遂差杜通判督捕桂路分總統此一時也今則大閫調兵千人輟元僚貴將以行與廣兵大爲掎角此又一時也以事體論之所合抽回桂路分盡

以其兵屬王環衛又須令杜通判解督捕職事盡以
軍務屬之宇文帥叅庶幾事權盡屬大閫司存不過
奉行旨揮每事無所專輒此則尊大閫之體也而宇
文丈之來傳諭鈞意與其所以自處一切欲使某與
聞某以職事而言則盜賊正屬司存固自無以諉其
責但當如廣西章憲之所以自處者章憲但爲其憲
司之所能爲若軍事皆是經閫任之章不與知也今
某自有章憲樣子豈敢事事干與犯僭越之誅而宇
文丈堅謂長沙去山前迢遞報應不免遲緩恐誤事
機必欲凡事從本司予決行又謂鈞意所望正如此

某舊出門牆先生待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父師今不自意以一節趨走閫部之內適門戶間有酹應以子弟自命則所當爲父師代勞豈所敢辭者然事固有輕重大小難於槩言今已與宇文丈斷應山前文字申到本司在某可以予決不犯專輒者某徑自區處報山前却申大閫照會其有非司存所得擅處者則取鈞筆旨揮如此不失門牆奔走之誼又不失大閫崇重之體所有面與宇文丈講論數項今一一乞鈞旨速作施行

一桂路分已牒報從玉環衛調用乞作批牌鈞判更劄

付桂路分照應庶一切出於闔命而後事體歸一桂
文政只是衡州路分名位尚小鈞判中或加一權攝
名色在路分向上者以寵之蓋既減其實姑華其名
鼓舞之術也

一字文丈自謂以客軍深入實不知地分賊情苦不容
本司解杜通判督捕職事以爲杜文任事數月講切
諳熟今日正要資其用欲以同督捕處之又道州錢
糧倍費支吾山前若有不繼立見利害須得一人通
融於其間則杜通判其人也此說亦甚有理欲乞徑
作批牌鈞判令杜通判充同督捕職事無督發錢糧

官却望鈞筆褒拂數句庶其樂於趨事赴功此一大
節奏也

一近日道州只供億戍寨二百人錢糧已自斷續可憂
今驟添千餘人券食支遣小郡氣力何以堪之若不
念其痛痒先與區處將來必坐困乏關係不細昨得
倉漕書亦閔然及此不知還可申明朝廷於苗糴內
作一道理否先生馮與都堂必無不從乞鈞照
一山前事體重大臨機喝犒爲費不貲恨司存寡薄不
能出氣力問之宇文丈所携似少宇文丈子細應非
妄費者望更那融發下若干就山前準備若無所於

元山全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用仍是庫中之物宇文文於此甚以爲憂而不敢請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勝負之微權所係某
不敢不備言之取鈞旨

一應山前事宜凡可以助臨事好謀之槩悉從大帥叅
環衛疊疊道之不必以瀆鈞聽者皆不布於此乞鈞
照

大使司回

十月二十九報二十二所批教者畫一如後

一勦暴除兇固在兵力之強尤在心力之一前此或招
或捕議論未一故使此賊得延旦夕之命今既一於

討矣所謂選將調兵餽糧本司當思一一措置但司
存於山前遠而使臺爲近周匝體探量度應酌惟使
司協一是望來示以廣西經憲爲比非所願聞鄭丙
爲廣西憲激厲流入世堅立功贖罪卒擒劇賊章憲
果以是爲心前所謂張虎者豈不能率以自效徃徃
南窓不以是勉章憲耳萬里舊見胡致堂與張紫巖
書云未明之寇未平桂擲之盜方作帥司兵力不支
憲司計無從出未嘗不嘆當時既不強於力又不一
於謀致使鼠輩猖獗今官軍氣勢已合我輩心事素
孚崇臺可徑予決者毋以迹嫌本司所合施行者却

望賜報庶不致以賊貽中朝之憂幸甚

一柱通判桂路分各以處之無職見之公移矣師克在和更望嚴賜勉勵總統不總統均是要立功督捕同督捕均是要敵愾宇文叅議及王環衛之行也萬里嘗以是語之矣

一道州錢糧前已申到已劄令其於有係官錢內那融應副却與備申朝省出豁又考之前比例係是運司措辦并告之公朝其申檢亦已見之公移矣

一字文總督所携備用錢特司存遣兵之舊比政恐支遣未敷見議措置樁管俟其申到便與科撥也

一山前事宜凡有可以運掉扶植者切望徑自行下總督司等是王事等是僚屬政不必以本司差官爲礙餘有誨日拱俟垂示萬里

十一月初五日

一當來廣西止有秦孟四一火賊只因稽於勦捕致上下相擬於是遍昭賀境皆寇今據山前連日所申則秦孟四已遁杳不知其蹤跡如近日廣西所報禽毛丫頭唐督捕所約夾攻倪崇七桂路分所申打扶靈源寨皆枝葉去處而渠魁則失之矣某前嘗畫稟以此寇必祖故智逃散今乃果然重兵爲錢糧所牽無

持久之理班師則禍本仍存頓兵則吾力不繼此事
大欠結束今宇文帥叅王環衛兵此時方至山前且
看申來如何

一秦寇實未易驅除若下得細密工夫千百人亦可取
若只持堂堂之陣則高飛遠舉無如之何今廣西既
失了秦賊看來諸軍逢一賊村便打遇一賊寨便攻
此等相挺脅從却使得招諭前日之所謂招諭乃是
姑息之政若兵臨其境告以禍福使降宜有必下之
理此時若憤招安之非策只一槩殺去却又欠斟酌
主其事在廣西本路又不得而專大闢以爲如何

一本路所仇者秦寇耳今兵入廣之後秦不可蹤跡於
是亦不免到一處攻一處恐壞生靈過多而失吾尋
仇於秦賊之意草間狐兔無盡滅之理大要只當去
其渠既失其渠所在而專泛及於其他心甚念之大
閫何以處此

一廣西備白劄子所陳牒報本路全州有鹽田峒秦小
九窟穴在其中此事誠有之陳廵檢者與賊通此則
未必可信訪聞此峒形如葫蘆前尖後濶所以秦小
九入而據之蓋以其地形險巧故寄迹於其間而前
後則不擾全州之境賊不欲召兵意將以自存也今

亦安知秦孟四不竄其間但其地既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之勢未容輕於進攻須以術而後可破之前日見王環衛申將來乘破竹之勢一掃空之詞氣若容易然允言語輕率便有取敗之道當一面報山前子細調用仍與全州主人密議措置若不甚煩兵力尤爲上上策也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十一月初七日領十一月初五日所批曆備悉本司去山前遠不若使司去差近所報當得其實一行出師皆難坐籌諭制向已申諭帥叅及王環衛在行者遇機

應變先申使司一聽行下若一一從本司施行則不
貴巧遲矣王事一家政不必以形迹拘也嗣有當從
商確者即垂示如前所批則高明自了矣萬里冗
不及親染

十一月十八日

一秦寇竟無蹤跡分曉公文中或曰在大明村小明村
或曰在大花山或曰在螺溪源南上坪或曰在南圍
平山白石山脚其說不一已難信憑今得王總統報
直謂二十餘日秦孟四全無風路則兩路用兵以來
此賊之出沒可謂神矣大槩平賊全要地脚土兵之

謂也今本路以客軍望望而前固已失之廣西爲地
主而全無地人問探雖東兵甚多要亦徒孟浪耳某
前嘗采之南士皆謂秦賊狡猾詭秘之甚見吾強則
避之知吾弱則乘之固嘗畫一塵徹鈞聽矣今果出
避他所則日下工夫止當探實秦孟四所在然後可
言進討不然泛泛而往果何所爲廣西牒報謂湖南
兵不當越界深入止宜在兩界上伺候會合殆有所
激而云今已報山前且回兵駐泊湖南界上一面遣
人關會唐督捕探問秦孟四所閃着實若秦賊有的
所唐倖有密約方可鼓行而前緣兵在昭賀境內則

糧運在路亦不無憂虞偶或爲賊所梗立見狼狽是以回師界上乃十分持重之舉亦已語之僉舍載之公文當必先徹鈞覽不免專輒仰乞鈞察

一廣西昨報本路義丁生事可畏遇人則殺遇屋則燒遇財則搶此輩素不知紀律所至殘賊可惡已行下杜督捕桂路分嚴與禁戢今續得廣牒以義丁越界深入肆行劫殺大不可令衆庶見只得撤回緣昨來桂路分初遣之時止有二百兵故須義丁爲助今使闡調兵旣多則亦不須此輩吾運掉自有餘故撤回義丁者所以隨時取中也伏乞鈞照

一扶靈源打寨之舉頓覺泛泛當來本路止於問罪秦賊朝廷旨揮所討亦秦賊耳諸軍在扶靈源枉費辛苦一番可謂失本旨是役也王總統申來是一說桂路分申來是一說見之宇文帥叅點對二將覺已微不和又義丁乃桂路分所彈壓而廣西累有云云今既抽回義丁則桂路分亦不當更任事已別作稟議名色喚桂路分赴司而其本兵則令戍將高成統之一則二將若果不和末流必費處置不若解於其微一則以其不能鈐轄義丁即奪其職亦御諸將之微權也伏乞鈞照

一道州供億委有可憂緣自七月以來郡中已極其剗
刷至近日覺運幹之術漸窮雖曰於有管錢米內通
融支遣然苗糴亦自無多此豈可動不得已盡指準
爲券米亦無可繼之策若券錢一項一日須三百千
則十日三千緡其何所措畫而可徐守不幸末路當
自重擔秋冬間無日不病此月十二日忽至大故雖
有數行焉而其困於憂勞亦云至矣甚可痛念今幸
而王守已來數數過從欲脫而去之前日得其肯往
約二十四日可交事忽得徐守訃山前生券間斷中
間新守未到已前有數日無官主張於是亟差教授

護印而以十日軍券責都副吏以私財應副違從軍制此從權甚不得已之行移也今既抽回義丁約千人既可爲道州解小半支吾然尚有千四五百兵留竟上軍券不可謂少頃刻不容稽遠方來者亦不知所措使閩雖申朝廷從運司應辦然旨揮遲速未可必今合有救急之策不全仰於道州若因循處之則道州必有一日之絕誤事此時噬臍何濟於難此最關係幸先生深入思慮亟謀所以救此某不勝拳拳一全州藍田峒爲秦小九所據其峒地形險絕未易以兵力取昨王總統申來云俟回軍掃清言之甚易某

殊未以爲然今得宇文帥叅公文果亦訝其輕發由
前得宇文文以審重持之亦大濟事此峒中百姓皆
耕他人之田田主皆在峒外秦小九不過寄巢其間
峒民元不隨從之爲寇儘可從土人上作工夫某近
已得一全州土豪與之計事已畫爲三說或誘或逐
或擒於申忽濟焉則禍本拔矣柯倅赴全州迂道來
訪已悉計授之若不動聲色而集事又羅飛之於晏
九五也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十一月二十日荅十八日所批畫于後

一秦賊蹤跡兩路皆不得其的大率擒賊無出地脚之說此李愬用李祐取吳元濟之策也以地分言之廣西督捕司體探爲便此中既出兵會合亦不當專諉其責須是重賞購募土人爲之嚮導問探全在軍前審察其人而用之又恐因此反落賊計故不欲見之公移令使司因廣中文移檄回竟上駐劄固便於運餉然若俟廣西的報而後遣兵使其果知秦賊所在則彼欲自取之以爲功其肯先聞于我乎回軍竟上以示持重募土人以啗進取二說並行計之善者也

一廣西所報義丁越界生事恐或有之但此項義丁元
與桂路分所部軍叅錯在彼不應縱容如此借使桂
路分受欺於其黨杜督捕亦豈得全然不知本司頗
疑其說故只行下道州密切契勘或謂廣西以我兵
既入彼界連日攻打頗獲賊徒又無軍前申說廣將
陳門見賊不捕遂爲此說不欲本司兵在彼特借義
丁騷擾之名併欲退我師耳蓋在彼則自欲養寇於
我則欲害成或出于此今義丁既已放散固西人之
所欲但恐自此脫有緩急再調又難惟高明審之
一道州錢糧切切在念且如軍券增支一項本司已行

文獻通考 卷之十二 二十九
下總督司於隨軍錢內移支但所憂者朝廷科降之
命猝未得分曉又撥一項錢赴軍前恐本州或有不
繼今總督司與之暫時挨那支遣近又從司存剗刷
別項窠名少應本州乏絕以俟朝廷之命方此降遣
已見之公移矣茲承開論敢詳以聞

一 鹽田峒近見軍前所申欲乘破竹之勢談何容易同
官唐書記說鹽田雖號曰峒而實非峒其間多是富
人所居今秋亦有領舉者只擒秦小九一人政不須
如此鄭重今台論土豪三說已得要領矣

一 永明之寇自廣閩易招安之說爲會兵之舉其名甚

正且疊承諄諭不容不發兵應之桂去賊近兵又先
發更不俟本軍之至故秦賊得以逃散今廣兵遇賊
不捕本司軍連日攻打終未得其要領使司檄回境
上又抽回桂路分放散義丁而柯倅自徑回春陵豈
逆料此賊爲終不可得故示以班師之漸耶重兵屯
駐不容越境而問可否之幾須要早決若果不可以
月日圖當早議撤戍只慮撤戍之後賊復猖獗則本
司有諸處戍寨之例斟酌留兵亦可行也使司去山
前稍近事體必所深悉幸細籌之萬里不克親染乞

恕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數占前諸處報來事體襃積一則道州以糧道爲苦
山前謂昭賀路梗宜寄糧於扶靈源口殊覺未便一
則我軍連日或打扶靈源或打申家峒於秦賊不相
干而陣亡石損者多恐攻擊不已或落賊姦非細故
也一則義丁不依紀律人衆難於加刑廣西報得既
可畏而宇文督軍中來亦去然恐末流猖獗難制一
則道州以供億爲病覺已窘束不可當如人數可減
亦是爲道州畧省人數之一端一則王總統與路分
所申扶靈源事言語參差見之宇文丈點對覺已有

釁昨與帥叅議以高成易之宜及此時舉行元說所以本司一番區處事宜欲諸軍駐界上欲義丁且抽回欲桂路分來稟議此一時也累日不見山前報來繼得曆中鈞批則未以所行爲照某退伏自念殊坐專輒方議所以稟承鈞命令得宇文帥叅申到則已提兵越昭賀入靜江之南團與督捕聲迹相聞矣據備述陳忠所報云南團十八村村老陳狀乞免洗蕩自認捉出秦孟四則是秦孟四已見端的所在村老既認捉出此卽鈞諭所謂地脚者却有可望捕獲之期自今我軍如唐督捕之說與廣軍同在南團四路

回亦已報桂路分既是山前已見秦賊蹤跡不妨乘
機集事如未離軍不須稟議復往

一以前言之秦孟四杳無風路我軍深入真有未便以
今日言之村老既認捉出秦孟四我軍又已得廣回
報向前會合獲賊有期班師有漸累月爲此憂窘今
纔得伸眉耳

一杜通判聞徐守之訃篤同官之誼歸理其後事申來
云一見新太守即復往山前此時想已離春陵矣

一準牒報已借道州二萬芝楮二千石米中流一壺爲
濟不小昨見道州申來謂山前一日支錢二百貫米

百石以此數準之使閩所借之錢可支七八日所借之米可支二十日今覺歲前此事須可結束姑以歲前約之尚有三十餘日道州儘有米特錢未有從出使閩所申朝廷從運司應辦若早晚便得回降道州尚庶幾焉

一益田峒之事昨已面與柯權郡議以土豪誘之或誘或逐或擒只消得如此措置却未見柯權郡申來容更密叩之

一伏準使閩行下議置寨留屯此乃是湖南防制廣寇之第一策聞全道州邊廣去處無歲不避寇大抵兵

來則去兵去則來以爲苦若建寨戛戍有數百人
常徯界上則廣寇無敢復犯湖南此一勞永定之規
模非但禦今日秦寇而已是議也王判官珪當與董
倉漕言之倉漕已見報會王判官到司已與面議見
歸道州與王守條書申來今不待道州有請而使闔
計慮已及之此事甚計緊切不論秦寇已獲未獲此
一舉乃是爲湖南永久保障之計公文申折甚詳更
在鈞意裁處

大使司回

二十九日答二十六日所批畫一于後

一承報軍前所申事與前日規模又異大率兵難踰度
只得隨機應變使十八村村老果能任責束縛渠賊
以來則撤戍可期豈非深望度此兩日必有捷報尚
快聞之亦須密諭山前所認捉出秦賊者是真秦寇
乃可

一留屯之議本司固有舊比今詳公移尤爲縝密不妨
行下道州及宇文總督一面商議庶獲賊之後便可
摘留兵將伺其回報又從面審訂之

一科撥一事已嘗三申公朝至今未準回降見議申催
更得使司備道州所申與之申請亦一助也

一餘說不殊前稟高明區畫已得其當矣萬里別已專
布

後先生授將校以計擒秦孟四寇遂平道體堂書

文判

宣州勸農文

太守到郡踰月被命造朝辭允不免且旦夕去矣猶以職
事得出郊與爾農父老告語一次因記李叅政莊簡公名
光魯守此土後有一帖云僕頃守宣州今已二十八年東
望雙溪疊嶂之勝感嘆而已因見諸父老爲祝率勵子弟
爲士爲農仰事俯育爲忠爲孝戮力以事田疇先時而畢

租稅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所望也李叅政去郡已久尚拳拳於宣人如此今太守與爾父老方此相處遽然去之其拳拳又可知因取李叅政之意行爲勸農五詩又別爲五詩以寓戒酌酒與爾父老誦之爾父老其以轉語鄉曲子弟能從吾戒而不爲惡即能從吾勸而爲善矣他日太守在他所遇宣人來必問曰爾父老安否爾農曾從吾勸戒否爾等尚勉旃以副太守去後之思

第一勸爾勤耕作布種及時休落魄惟有鋤頭不悞人飽食暖衣良快樂

第二勸爾行孝弟敬重爺娘比天地前人做樣後人看

滴滴相承簷溜水

第三勸爾勤教子有子讀書家道起若還飽暖不知書
十萬莊田不禁使

第四勸爾常修善糶米救荒極方便但從心上做陰功
管取兒孫多貴顯

第五勸爾了王租莫教人喚作頑都年年早納早收鈔
那有公人來叫呼

第一戒爾莫妄狀須知官府難欺詐從來反坐有專條
重者徒流輕者杖

第二戒爾莫避役既有田園那避得今朝經漕明朝倉

到底費錢又何益

第三戒爾莫拒追擔力使捧欲何爲有事到官猶可說
殺人償命悔時遲

第四戒爾莫尤賴故殺子孫罪名大縱逃人禍有天刑
害人不得番自害

第五戒爾莫奪路做賊不休終敗露斬斫徒配此中來
能得幾錢受此苦

湖南憲司咸淳九年隆冬踈決批牌判

本司照朝省指揮見以隆冬委官諸州縣踈決凡情輕當
放釋者從所委官逐名點對取判施行其有情理重惡累

經踈決及恩赦不原而手足未經槌折督力正自精強者
與其幽因於牢柵之中駁尋而死不若驅於極邊被堅執
銳庶幾死中求生此一種人請所委官令項分別作一狀
指實申來以憑喚上赴司審視發往荆蜀淮海古之強兵
猛將得之於盜賊髡囚者正自不少此亦推明國家忠厚
之一事也取各官遵稟申

斷配典吏侯必隆判

近世以來天下以吏奸爲病士大夫臨事惴惴然惟恐吏
之欺已馭之以束縛事無大小一切以法繩之當職以爲
不必立的無罪不必尋有罪不必恕爲得之矣本司諸吏

頗似謹畏從前固有違慢者當職諒其不及每每止於薄懲爾輩非但不取欺直不忍欺可也侯必隆何爲者輒敢於呈押之時脫去花字於行移之後揆掇公文顯然面謾行其胸臆此非先有無忌憚之心而後動於惡乎送之有司自稱爲無他情弊殊不思情莫惡於脫套弊莫大於揆掇豈必計囑取受而後謂之情弊哉看來此吏於諸吏中頗機警而膽最大以小人之小有才不施之於奉公而施之於罔上若以姑息行之留此人在案中將來必爲司存無窮之蠹矧所犯關係臺綱雖欲恕之不可得也侯必隆決脊杖十五刺配千里州軍本當更槌碎右指以爲箝紙

尾作弊者之戒姑以賊狀未明特免斷訖長枷臺前五日
押發仍榜

委僉幕審問楊小三死事批牌判

使職一日斷一辟事今日看楊小三身死一欸看頗不入
不能無疑一則當來無大緊要驟有謀殺似不近人情二
則殺人無證只據三人自說取安知不是捏合三則捉發
之初乃因楊小三揣摩而訴三名何爲三名恰皆是凶身
似不入官信今文字已圓只爭一行字則死者配者一成
而不可變矣今仰僉廳一看此款盡夜入獄喚三名一問
若問得果無翻異明日便斷如囚口有不然只得又就此

上平反文字是密封來忽然而往人所不覺則囚口得矣

平反楊小三死事判

律諸謀殺人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絞又律故殺人者斬
又律諸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爲重罪元謀減
一等從者又減一等至死者隨所因爲重罪今楊小三之
死也施念一棒其胸塞其口顏小三斧其脇羅小六擊其
吮其慘甚矣再三差官審究則三人者於楊小三元無深
忿特其積怨之深欲伺其間而共捶打之則謂之同謀共
毆至死宜不在謀殺之例顏小三者施斧於脇肋之間爲
致命是下手重者也然其不用斧之鋒而止以斧腦行打

是殆非甚有殺心者羅小六雖不加以縊楊小三亦必
以肋斷致死然始也謀毆之終也遂縊之是其心處以必
死非獨下手重而已是故以下手論之顏小三之先傷要
害當得重罪以誅心論之羅小六獨坐故殺不止加功准
法皆當處死以該咸淳八年明禋霈恩特引貸命顏小三
羅小六各決脊杖二十刺配廣南遠惡州軍施念一於同
謀爲元謀於下手爲從合減一等決脊杖七十刺配千里
州軍牒州照斷訖申

門示茶陵周上舍爲訴劉權縣事判

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

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此君子處已法度也子
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
大夫此君子居鄉法度也今茶陵劉權縣申周監稅父子
爲豪強把持且謂不法不可枚舉必非無故而爲之辭者
使周監稅父子果善人也則曰我無是事何恤人言閉門
遠嫌人誰得以矚我如此則處已居鄉皆得之矣今因權
縣所申周上舍不勝其忿訐其短以相攻擊一則曰劉某
二則曰劉某自反之君子肯然乎不非其大夫當如是乎
抑大學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併備
詞帖劉權縣果如所訴則宜盡與改更布過失於境內洗

手以勤公砥行以爲如此而盜賊不畏威豪強不屏迹吾不信也仍門示周上舍宜知自愛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子居

寺



不計也... 盜規不異... 不厭... 不厭... 不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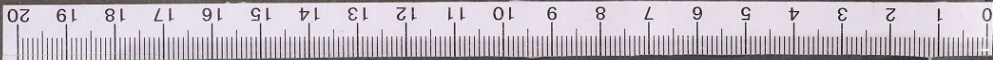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 : 028721

一九 年 月 日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

